

清
李渔
著



十二楼·合影楼

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十二楼·合影楼

李 渔 著

目 录

第一回	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	1
第二回	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	8
第三回	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	14

第一回

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

词云：

世间欲断钟情路，男女分开住。掘条深堑在中间，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。堑深又怕能生事，水满情偏炽。绿波惯会做红娘，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？

——右调《虞美人》

这首词，是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，件件可以消除，独有男女相慕之情、枕席交欢之谊，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。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，莫道家法无所施，官威不能摄，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，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，日月星辰皆为矢石，他总是拚了一死，定要去遂心了愿。觉得此愿不了，就活上几千岁然后飞升，究竟是个鳏寡神仙；此心一遂，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，也还是个风流鬼魅。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，你说还有甚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？所以惩奸遏欲之事，定要行在未发之先。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，只是严分内外，重别嫌疑，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。

儒书云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道书云“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”，这两句话极讲得周密。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，或

是相见一面，他自他，我自我，有何关碍，这等防得森严？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，都曾经历过，知道一见了面，一沾了手，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，不容你自家做主，要颠倒错乱起来。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递与男子，过手的时节，或高或下，或重或轻，总是出于无意。当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画蛇添足，轻的说他故示温柔，重的说他有心戏谑，高的说他提心在手、何异举案齐眉，下的说他借物丢情、不啻抛毯掷果。想到此处，就只好辜其来意，也要弄些手势答他。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？这本风流戏文，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。至于男女相见，那种眉眼招灾、声音起祸的利害，也是如此，所以只是不见不亲的妙。不信，但引两对古人做个证验。李药师所得的红拂妓，当初关在杨越公府中，何曾知道男子面黄面白？崔千牛所盗的红绡女，立在郭令公身畔，何曾对着男子说短说长？只为家主公要卖弄豪华，把两个得意侍儿与男子见得一面，不想他五个指头一双眼孔就会说起话来。及至机心一动，任你铜墙铁壁，也禁他不住，私奔的私奔出去，窃负的窃负将来。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，使他“授受不亲”，“不见可欲”，那有这般不幸之事！

我今日这回小说，总是要使齐家之人，知道防微杜渐，非但不可露形，亦且不可露影，不是单阐风情，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。

元朝至正年间，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，一姓屠，一姓管。姓屠的由黄甲起家，官至观察之职；姓管的由乡贡起家，官至提举之职。他两个是一门之婿，只因内族

无子，先后赘在家中。才情学术，都是一般，只有心性各别。管提举古板执拘，是个道学先生；屠观察跌荡豪华，是个风流才子。两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，只因各适所天，受了刑于之化，也渐渐的相背起来。听过道学的，就怕讲风情；说惯风情的，又厌闻道学。这一对连襟、两个姊妹，虽是嫡亲瓜葛，只因好尚不同，互相贬驳，日复一日，就弄做仇家敌国一般。起先还是同居，到了岳丈岳母死后，就把一宅分为两院，凡是界限之处，都筑了高墙，使彼此不能相见。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，一座面西的，是屠观察所得，一座面东的，是管提举所得，中间隔着池水，正合着唐诗二句：

遥知杨柳是门处，似隔芙蓉无路通。

陆地上的界限都好设立墙垣，独有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，还是上连下隔的。论起理来，盈盈一水，也当得过黄河天堑，当不得管提举多心，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，就不惜工费，在水底下立了石柱，水面上架了石板，也砌起一带墙垣，分了彼此，使他眼光不能相射。从此以后，这两分人家，莫说男子与妇人终年不得谋面，就是男子与男子，一年之内也会不上一两遭。

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，名曰珍生；管提举生有一女，名曰玉娟。玉娟长珍生半岁，两个的面貌竟象一副印板印下来的。只因两位母亲原是同胞姊妹，面容骨格相去不远，又且娇媚异常。这两个孩子又能各肖其母，在襁褓的时节，还是同居，辨不出谁珍谁玉。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做儿子，抱在怀中饲奶，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做女儿，搂在身边睡觉。后来竟习以为常，两母两儿，互相乳育。有《诗经》二句道得

好：

螟蛉有子，式谷似之。

从来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，总是血脉相荫的原故。同居之际，两个都是孩子，没有知识，面貌象与不象，他也不得而知。直到分居析产之后，垂髫总角之时，听见人说，才有些疑心，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正一印正，以验人言之确否。却又咫尺之间分了天南地北，这两副面貌印正不成了。

再过几年，他两人的心事就不谋而合，时常对着镜子赏鉴自家的面容，只管啧啧赞赏道：“我这样人物，只说是天下无双、人间少二的了，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我上不成？”他们这番念头，还是一片相忌之心，并不曾有相怜之意。只说九分相合，毕竟有一分相岐，好不到这般地步，要让他独擅其美。那里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怜之隙，想到后面，做出一本风流戏来。

玉娟是个女儿，虽有其心，不好过门求见。珍生是个男子，心上思量道：“大人不相合，与我们孩子无干，便时常过去走走，也不失亲亲之义。姨娘可见，表姐独不可见乎？”就忽然破起格来，竟走过去拜谒。那里知道，那位姨翁预先立了禁约，却象知道的一般，竟写几行大字贴在厅后，道：

“凡系内亲，勿进内室。本衙止别男妇，不问亲疏，各宜体谅。”

珍生见了，就立住脚跟，不敢进去，只好对了管公，请姨娘表姐出来拜见。管公单请夫人，见了一面，连“小姐”二字绝不提起。及至珍生再请，他又假示龙钟，茫然不答。珍生默喻其意，就不敢固请，坐了一会，即便告辞。

既去之后，管夫人问道：“两姨姐妹，分属表亲，原有可见之理，为甚么该拒绝他？”管公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‘男女授受不亲’这句话头，单为至亲而设。若还是陌路之人，他何由进我的门，何由入我的室？既不进门入室，又何须分别嫌疑？单为碍了亲情，不便拒绝，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。这分别嫌疑的礼数，就由此而起。别样的瓜葛，亲者自亲，疏者自疏，皆有一定之理。独是两姨之子，姑舅之儿，这种亲情，最难分别。说他不是兄妹，又系一人所出，似有共体之情；说他竟是兄妹，又属两姓之人，并无同胞之义。因在似亲似疏之间，古人委决不下，不曾注有定仪，所以泾渭难分，彼此互见，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。历观野史传奇，儿女私情大半出于中表。皆因做父母的没有真知灼见，竟把他当了兄妹，穿房入户，难以提防，所以混乱至此。我乃主持风教的人，岂可不加辨别，仍蹈世俗之陋规乎？”夫人听了，点头不已，说他讲得极是。

从此以后，珍生断了痴想，玉娟绝了妄念，知道家人的言语印正不来，随他象也得，不象也得，丑似我也得，好似我也得，一总不去计论他。

偶然有一日，也是机缘凑巧，该当遇合，岸上不能相会，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面印正起来。有一首现成绝句，就是当年的情景。其诗云：

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

水晶帘动微风起，并作南来一味凉。

时当中夏，暑气困人，这一男一女不谋而合，都到水阁上纳凉。只见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把两座楼台的影子，明明白

白倒竖在水中。玉娟小姐定睛一看，忽然惊讶起来，道：“为甚么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？形影相离，大是不祥之兆。”疑惑一会，方才转了念头，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平时想念的人。“只因科头而坐，头上没有方巾，与我辈妇人一样，又且面貌相同，故此疑他作我。”想到此处，方才要印证起来，果然一线不差，竟是自己的模样。既不能勾独擅其美，就未免要同病相怜，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。

却说珍生倚栏而坐，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，不觉惊喜跳跃，凝眸细认一番，才知道人言不谬。风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学先生的令爱，意气多而涵养少，那些童而习之的学问，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。对着影子轻轻的唤道：“你就是玉娟姐姐么？好一副面容！果然与我一样，为甚么不合在一处做了夫妻？”说话的时节，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，却象要捞起影子拿来受用的一般。玉娟听了此言，看了此状，那点亲爱之心，就愈加欲动起来，也想要答他一句，回他一手。当不得家法森严，逾规越检的话，从来不曾讲过；背礼犯分之事，从来不曾做过。未免有些碍手碍口，只好把满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。

屠珍生的风流诀窍，原是有传受的：但凡调戏妇人，不问肯不肯，但看他笑不笑；只消朱唇一裂，就是好音，这副同心带儿已结在影子里面了。

从此以后，这一男一女，日日思想纳凉，时时要来避暑。又不许丫鬟伏侍，伴当追随，总是孤凭画阁，独倚雕栏，好对着影子说话。大约珍生的话多，玉娟的话少——只把手语传情，使他不言而喻；恐怕说出口来被爷娘听见，不但受鞭

簠之苦，亦且有性命之忧。

这是第一回，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，虚空摹拟的情节。但不知见形之后实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

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，终日在影里盘桓，只可恨隔了危墙，不能勾见面。偶然有一日，玉娟因睡魔缠扰，起得稍迟，盥栉起来，已是已牌时候。走到水阁上面，不见珍生的影子，只说他等我不来，又到别处去了。谁想回头一看，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，立在他玉体之后，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他。——这是甚么原故？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，乘他未至，预先赴水过来，藏在隐僻之处，等他一到，就钻出来下手。

玉娟是个胆小的人，要说句私情话儿，尚且怕人听见；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，没有人捉奸之理？就大叫一声“阿呀”，如飞避了进去。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。——看官，要晓得这番举动，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，闺门谨饬的效验；不然，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，这段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。——珍生见他喊避，也吃了一大惊，翻身跳入水中，踉跄而去。

玉娟那番光景，一来出于仓皇，二来迫于畏惧，原不是有心拒绝他。过了几时，未免有些懊悔，就草了一幅诗笺，藏在花瓣之内，又取一张荷叶，做了邮筒，使他入水不濡；张

见珍生的影子，就丢下水去，道：“那边的人儿好生接了花瓣！”珍生听见，惊喜欲狂，连忙走下楼去，拾起来一看，却是一首七言绝句。其诗云：

“绿波摇漾最关情，何事虚无变有形？

非是避花偏就影，只愁花动动金铃。”

珍生见了，喜出望外，也和他一首，放在碧筒之上寄过去，道：

“惜春虽爱影横斜，到底如看梦里花。

但得冰肌亲玉骨，莫将修短问韶华。”

玉娟看了此诗，知道他色胆如天，不顾生死，少不得还要过来，终有一场奇祸。又取一幅花笺，写了几行小字去禁止他，道：

“初到止于惊避，再来未卜存亡。吾翁不类若翁，我死同于汝死。戒之慎之！”

珍生见他回得决裂，不敢再为佻达之词，但写几句恳切话儿，以订婚姻之约。其字云：

“家范固严，杞忧亦甚。既杜桑间之约，当从冰上之言。所虑吴越相衔，朱陈难合，尚俟徐觐动静，巧觅机缘。但求一字之贞，便矢终身之义。”

玉娟得此，不但放了愁肠，又且合他本念，就把婚姻之事一口应承，复他几句道：

“既删《郑》《卫》，当续《周南》。愿深寤寐之求，勿惜参差之采。此身有属，之死靡他。倘背厥天，有如皎日。”

珍生览毕，欣慰异常。

从此以后，终日在影中问答，形外追随，没有一日不做

几首情诗。做诗的题目总不离一个“影”字。未及半年，珍生竟把唱和的诗稿汇成一帙，题曰《合影编》，放在案头。被父母看见，知道这位公郎是个肖子，不惟善读父书，亦且能成母志，倒欢喜不过，要替他成就姻缘，只是逆料那个迂儒断不肯成人之美。

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，姓路，字子由，做了几任有司，此时亦在林下。他的心体，绝无一毫沾滞，既不喜风流，又不讲道学，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，闻了鄙褻之言也未尝洗耳，正合着古语一句：“在不夷不惠之间”。故此与屠观察二人都相契厚。屠观察与夫人商议，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。就亲自上门求他作伐，说：“敝连襟与小弟素不相能，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调剂其间，使冰炭化为水乳，方能有济。”路公道：“既属至亲，原该缔好，当效犬马之力。”

一日，会了提举，问他：“令爱芳年？曾否许配？”等他回了几句，就把观察所托的话，婉婉转转说去说他。管提举笑而不答，因有笔在手头，就写几行大字在几案之上，道：

“素性不谐，矛盾已久。方著绝交之论，难遵缔好之言。欲求亲上加亲，何啻梦中说梦！”

路公见了，知道也不可再强，从此以后，就绝口不提。走去回复观察，只说他坚决不允，把书台回复的狠话，隐而不传。

观察夫妇就断了念头，要替儿子别娶。又闻得人说，路公有个螟蛉之女，小字锦云，才貌不在玉娟之下。另央一位冰人，走去说合。路公道：“婚姻大事，不好单凭己意，也要把两个八字合一合婚，没有刑伤损克，方才好许。”观察就把儿子的年庚封与媒人送去。路公拆开一看，惊诧不已：原来

珍生的年庚就是锦云的八字，这一男一女，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。路公道：“这等看来，分明是天作之合，不由人不许了，还有甚么狐疑。”媒人照他的话过来回复。观察夫妇欢喜不了，就瞒了儿子，定下这头亲事。

珍生是个伶俐之人，岂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？要晓得这位郎君，自从遇了玉娟，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，影子便活泼不过，那副形骸肢体竟象个死人一般。有时叫他也不应，问他也不答。除了水阁不坐，除了画栏不倚，只在那几尺地方走来走去，又不许一人近身。所以家务事情无由入耳，连自己的婚姻定了多时还不知道。倒是玉娟听得人说，只道他背却前盟，切齿不已，写字过来怨恨他，他才有些知觉。走去盘问爷娘，知道委曲，就号啕痛哭起来，竟象小孩子撒赖一般，倒在爷娘怀里要死要活，硬逼他去退亲。又且痛恨路公，呼其名而辱骂，说：“姨丈不肯许亲，都是他的鬼话！明明要我做女婿，不肯让与别人，所以借端推托。若央别个做媒，此时成了好事也未见得。”千乌龟，万老贼，骂个不了。

观察要把大义责他，只因骄纵在前，整顿不起。又知道：“儿子的风流原是看我的样子，我不能自断情欲，如何禁止得他？”所以一味优容，只劝他：“暂缓愁肠，待我替你画策。”珍生限了时日，要他一面退亲，一面图谋好事，不然，就要自寻短计，关系他的宗祧。

观察无可奈何，只得负荆上门，预先请过了罪，然后把儿子不愿的话，直告路公。路公变起色来，道：“我与你是何等人家，岂有结定婚姻又行反复之理？亲友闻之，岂不唾骂！

令郎的意思，既不肯与舍下联姻，毕竟心有所属，请问要聘那一家？”观察道：“他的意思，注定在管门，知其必不可得，决要希图万一，以俟将来。”路公听了，不觉掩口而笑，方才把那日说亲，书台回复的狠话，直念出来。观察听了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叹口气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豚儿的性命，决不能留，小弟他日必为若敖之鬼矣！”路公道：“为何至此？莫非令公郎与管小姐有了甚么勾当，故此分拆不开么？”观察道：“虽无实事，颇有虚情，两副形骸虽然不曾会合，那一对影子已做了半载夫妻。如今情真意切，实是分拆不开。老亲翁何以救我？”说过之后，又把《合影编》的诗稿递送与他，说是一本风流孽账。路公看过之后，怒了一回，又笑起来，道：“这桩事情虽然可恼，却是一种佳话。对影钟情，从来未有其事，将来必传。只是为父母的不该使他至此；既已至此，那得不成就他？也罢，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来，成就这桩好事。宁可做小女不着，冒了被弃之名，替他别寻配偶罢。”观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尽！”

观察别了路公，把这番说话报与儿子知道。珍生转忧作喜，不但不骂，又且歌功颂德起来，终日催促爷娘去求他早筹良计，又亲自上门哀告不已。路公道：“这桩好事，不是一年半载做得来的。且去准备寒窗，再守几年孤寡。”

路公从此以后，一面替女儿别寻佳婿，一面替珍生巧觅机缘，把悔亲的来历在家人面前绝不提起。一来虑人笑耻，二来恐怕女儿知道，学了人家的样子，也要不尴不尬起来，倒说：“女婿不中意，恐怕误了终身，自家要悔亲别许。”那里知道儿女心多，倒从假话里面弄出真事故来。

却说锦云小姐未经悔议之先，知道才郎的八字与自己相同，又闻得那副面容俊俏不过，方且自庆得人，巴不得早完亲事。忽然听见悔亲，不觉手忙脚乱。那些丫鬟侍妾又替他埋怨主人，说：“好好一头亲事，已结成了，又替他拆开！使女婿上门哀告，只是不许。既然不许，就该断绝了他，为甚么又应承作伐，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婿送与别人？”锦云听见，痛恨不已，说：“我是他螟蛉之女，自然痛痒不关。若还是亲生自养，岂有这等不情之事！”恨了几日，不觉生起病来。俗语讲得好：

说不出的，才是真苦。

挠不着的，才是真痛。

他这番心事，说又说不出，只好郁在胸中，所以结成大块，攻治不好。

男子要离绝妇人，妇人反思念男子，这种相思，自开辟以来，不曾有人害过。看官们看到此处，也要略停慧眼，稍掬愁眉，替他存想存想。且看这番孽障，后来如何结果。

第三回

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

却说管提举的家范原自严谨，又因路公来说亲，增了许多疑虑，就把墙垣之下、池水之中，填以瓦砾，覆以泥土，筑起一带长堤；又时常着人伴守，不容女儿独坐。从此以后，不但形骸隔绝，连一对虚空影子也分为两处，不得相亲。珍生与玉娟又不约而同做了几首别影诗，附在原稿之后。

玉娟只晓得珍生别娶，却不知道他悔亲，深恨男儿薄幸，背了盟言，误得自己不上不下；又恨路公怀了私念，把别人的女婿攘为己有，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来，可见说亲的话并非忠言，不过是勉强塞责，所以父亲不许。一连恨了几日，也渐渐的不茶不饭，生起病来。路小姐的相思叫做“错害”，管小姐的相思叫做“错怪”，“害”与“怪”虽然不同，其“错”一也。

更有一种奇怪的相思，害在屠珍生身上，一半象路，一半象管，恰好在“错害”“错怪”之间。这是甚么原故？他见水中墙下筑了长堤，心上思量道：“他父亲若要如此，何不行在砌墙立柱之先？还省许多工料。为甚么到了此际，忽然多起事来？毕竟是他自己的意思，知道我聘了别家，竟要断恩绝义，倒在爷娘面前讨好，假装个贞节妇人，故此叫他筑堤，

以示诀绝之意，也未见得。我为他做了义夫，把说成的亲事都回绝了，依旧要想娶他，万一此念果真，我这段痴情向何处着落？闻得路小姐娇艳异常，他的年庚又与我相合，也不叫做无缘。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了会，面貌相似的又娶不来，竟做了一事无成，两相耽误，好没来由！”只因这两条错念横在胸中，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诧异。想到玉娟身上，就把锦云当了仇人，说他是起祸的根由，时常在梦中咒骂；想到锦云身上，又把玉娟当了仇人，说他是误人的种子，不住在暗里唠叨。弄得父母说张不是，说李不是，只好听其自然。

却说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，路公择婿之念愈坚；路公择婿之念愈坚，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。路公不解其意，只说他年大当婚，恐有失时之叹，故此忧郁成病；只要选中才郎，成了亲事，他自然勿药有喜。所以分付媒婆，引了男子上门，终朝选择。谁想引来的男子，都是些魑魅魍魉，丫鬟见了一个，走进来形容体态，定要惊个半死。惊上几十次，那里还有魂灵？止剩得几茎残骨，一副枯骸，倒在床褥之间，恹恹待毙。

路公见了，方才有些着忙，细问丫鬟，知道他得病的来历，就翻然自悔道：“妇人从一而终，原不该悔亲别议。他这场大病，倒害得不差。都是我做爷的不是，当初屠家来退亲，原不该就许；如今既许出口，又不好再去强他。况且那桩好事，我已任在身上，大丈夫千金一诺，岂可自食其言？只除非把两头亲事合做一头，三个病人串通一路，只瞒着老管一个，等他自做恶人。直等好事做成，方才使他知道。到那时节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要强也强不去了。只是大小之间有些难

处。”仔细想了一回，又悟转来道：“当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尧之女，难道配了大舜，也分个妻妾不成？不过是姊妹相称而已。”

主意定了，一面叫丫鬟安慰女儿，一面请屠观察过来商议，说：“有个两便之方：既不令小女二天，又不使管门失节；只是令郎有福，忒煞讨了便宜，也是他命该如此。”观察喜之不胜，问他：“计将安出？”路公道：“贵连襟心性执拗，不便强之以情，只好欺之以理。小弟中年无子，他时常劝我立嗣，我如今只说立了一人，要聘他女儿为媳，他念相与之情，自然应许。等他许定之后，我又说小女尚未定人，要招令郎为婿，屈他做个四门亲家，以终夙昔之好。他就要断绝你，却也不得我的情面，许出了口，料想不好再许别人。待我选了吉日，只说一面娶亲，一面赘婿，把二女一男并在一处，使他各畅怀抱，岂不是桩美事？”屠观察听了，笑得一声，不觉拜倒在地，说他“不但有回天之力，亦且有再造之恩”。感颂不了，就把异常的喜信报与儿子知道。

珍生正在两忧之际，得了双喜之音，如何跳跃得住！他那种诧异相思，不是这种诧异的方术也医他不好。锦云听了丫鬟的话，知道改邪归正，不消医治，早已拔去病根，只等那一男一女过来就他，好做女英之姊，大舜之妻。此时三个病人好了两位，只苦得玉娟一个，有了喜信，究竟不得而知。

路公会着提举，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笼络他。管提举见女儿病危，原有早定婚姻之意，又因他是契厚同年，巴不得联姻缔好，就满口应承，不作一毫难色。路公怕他套言，隔不上一两日就送聘礼过门。纳聘之后，又把招赘珍生的话吐露

出来。管提举口虽不言，心上未免不快，笑他明于求婚，暗于择婿，前门进人，后门入鬼，所得不偿所失，只因成事不说，也不去规谏他。

玉娟小姐见说自己的情郎赘了路公之女，自己又要嫁入路门，与他同在一处，真是羞上加羞，辱中添辱，如何气愤得了！要写一封密札寄与珍生，说明自家的心事，然后去赴水悬梁，寻个自尽。当不得丫鬟厮守，父母提防，不但没有寄书之人，亦且没有写书之地。

一日，丫鬟进来传话，说：“路家小姐闻得嫂嫂有病，要亲自过来问安。”玉娟闻了此言，一发焦躁不已，只说：“他占了我的情人，夺了我的好事，一味心高气傲，故意把喜事骄人，等不得我到他家，预先上门来羞辱。这番歹意，如何依允得他！”就催逼母亲叫人过去回覆。那里知道这位姑娘并无歹意，要做个瞒人的喜鹊，飞入耳朵来报信的。只因路公要完好事，知道这位小姐是道学先生的女儿，决不肯做失节之妇，听见许了别人，不知就里，一定要寻短计；若央别个寄信，当不得他们禁森严，三姑六婆无由而入，只得把女儿权做红娘，过去传消递息。玉娟见说回复不住，只得随他上门。未到之先，打点一副吃亏的面孔，先忍一顿羞惭，等他得志过了，然后把报仇雪耻的话去回复他。不想走到面前，见过了礼，就伸出一双嫩手在他玉臂之上捏了一把，却象别有衷情不好对人说得，两下心照的一般。

玉娟惊诧不已，一茶之后，就引入房中，问他捏臂之故。锦云道：“小妹今日之来，不是问安，实来报喜。《合影编》的诗稿，已做了一部传奇，目下就要团圆快了。只是正旦之外

又添了一脚小旦，你却不要多心。”玉娟惊问其故，锦云把父亲作合的始末细述一番，玉娟喜个不了。——只消一剂妙药，医好了三个病人。大家设定机关，单骗着提举一个。

路公选了好日，一面抬珍生进门，一面娶玉娟入室，再把女儿请出洞房，凑成三美，一齐拜起堂来，真个好看。只见：

男同叔宝，女类夷光。评品姿容，却似两朵琼花，倚着一根玉树；形容态度，又象一轮皎日，分开两片轻云。那一边，年庚相合，牵来比并，辨不清孰妹孰兄；这一对，面貌相同，卸去冠裳，认不出谁男谁女。把男子推班出色，遇红遇绿，到处成牌；用妇人接羽移宫，鼓瑟鼓琴，皆能合调。允矣无双乐事；诚哉对半神仙！

成亲过了三日，路公就准备筵席，请屠管二人会亲。又怕管提举不来，另写一幅单笺夹在请帖之内，道：

“亲上加亲，昔闻戒矣；梦中说梦，姑妄听之。今为说梦主人，屈作加亲创举；勿以小嫌介意，致令大礼不成。再订。”

管提举看了前面几句，还不介怀，直到末后一联有“大礼”二字，就未免为礼法所拘，不好借端推托。

到了那一日，只得过去会亲。走到的时节，屠观察早已在座。路公铺下毡单，把二位亲翁请在上首，自己立在下首，一同拜了四拜。又把屠观察请过一边，自家对了提举深深叩过四首，道：“起先四拜是会亲，如今四拜是请罪。从前以后，凡有不是之处，俱望老亲翁海涵。”管提举道：“老亲翁是个简略的人，为何到了今日忽然多起礼数来？莫非因人而施，因

小弟是个拘儒，故此也作拘儒之套么？”路公道：“怎敢如此。小弟自议亲以来，负罪多端，擢发莫数。只求念‘至亲’二字，多方原宥。俗语道得好：儿子得罪父亲，也不过是负荆而已。何况儿女亲家？小弟拜过之后，大事已完，老亲翁要施责备也责备不成了。”管提举不解其意，还只说是谦逊之词。只见说过之后，阶下两班鼓乐一齐吹打起来，竟象轰雷震耳，莫说两人对语绝不闻声，就是自己说话也听不出一字。

正在喧闹之际，又有许多侍妾拥了对半新人，早已步出画堂，立在毡单之上，俯首躬身，只等下拜。管提举定睛细看，只见女儿一个立在左首，其余都是外人，并不见自家的女婿，就对着女儿高声大喊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竟立在姑夫左首！不惟礼数欠周，亦且浑乱不雅，还不快走开去！”他便喊叫得慌，并没有一人听见。这一男二女低头竟拜。管提举掉转身来，正要回避，不想二位亲翁走到，每人拉住一边，不但不放他走，亦且不容回拜，竟象两块夹板夹住身子的一般，端端正正受了一十二拜。直到拜完之后，两位新人一齐走了进去，方才分付乐工住了吹打。听管提举变色而道：“说小女拜堂，令郎为何不见？令婿与令爱与小弟并非至亲，岂有受拜之礼！这番仪节，小弟不解，老亲翁请道其故。”路公道：“不瞒老亲翁说，这位令姨侄，就是小弟的螟蛉，小弟的螟蛉，就是亲翁的令婿，亲翁的令婿，又是小弟的东床，他一身充了三役，所以方才行礼拜了三四一十二拜。老亲翁是个至明至聪的人，难道还懂不着？”

管提举想了一会，再辨不清，又对路公道：“这些说话，小弟一字不解，缠来缠去，不得明白。难道今日之来，不是

会亲，竟在这边做梦不成？”路公道：“小柬上面已曾讲过‘今为说梦主人’，就是为此。要晓得‘说梦’二字原不是小弟创起，当初替他说亲，蒙老亲翁书台回覆，那个时节早已种下梦根了。人生一梦耳，何必十分认真？劝你将错就错，完了这场春梦罢！”提举听了这些话，方才醒悟，就问他道：“老亲翁是个正人，为何行此暧昧之事！就要做媒，也只该明讲，怎么设定圈套，弄起我来？”路公道：“何尝不来明讲？老亲翁并不回言，只把两句话儿示之以意，却象要我说梦的一般，所以不复明言，只得便宜行事。若还自家弄巧，单骗令爱一位，使亲翁做了愚人，这重罪案就逃不去了。如今舍得自己，赢得他人，方才拜堂的时节，还把令爱立在左首，小女甘就下风，这样公道拐子，折本媒人，世间没有第二个。求你把责人之念稍宽一分，全了忠恕之道罢。”

提举听到此处，颜色稍和，想了一会，又问他道：“敝连襟舍了小女，怕没有别处求亲？老亲翁除了此子，也另有高门纳采。为甚么把二女配了一夫，定要陷人以不义？”路公道：“其中就里，只好付之不言。若还根究起来，只怕方才那四拜，老亲翁该赔还小弟，倒要认起不是来。”提举听到此处，又从新变起色来道：“小弟有何不是？快请说来！”路公道：“只因府上的家范过于严谨，使男子妇人不得见面，所以郁出病来。别样的病，只害得自己一个；不想令爱的尊恙，与时灾疫症一般，一家过到一家，蔓延不已。起先过与他，后来又过与小女，几乎把三条性命断送在一时。小弟要救小女，只得预先救他。既要救他，又只得先救令爱。所以把三个病人合来住在一处，才好用药调理，这就是联姻缔好的原故。老亲翁

不问，也不好直说出来。”

提举听了，一发惊诧不已，就把自家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来，就着路公，好等他说明就里。路公怕他不服，索性说个尽情，就把对影钟情、不肯别就的始末，一原二故，诉说出来。气得他面如土色，不住的咒骂女儿。路公道：“姻缘所在，非人力之所能为。究竟令爱守贞，不肯失节，也还是家教使然。如今业已成亲，也算做既往不咎了，还要怪他做甚么！”提举道：“这等看来，都是小弟治家不严，以致如此。空讲一生道学，不曾做得个完人，快取酒来，先罚我三杯，然后上席。”路公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亲翁。从来的家法，只能痼形，不能痼影。这是两个影子做出事来，与身体无涉，那里防得许多？从今以后，也使治家的人知道这番公案，连影子也要提防，决没有露形之事了。”又对观察道：“你两个的是非曲直，毕竟要归重一边。若还府上的家教，也与贵连襟一般，使令公郎有所畏惮，不敢胡行，这桩论事就断然没有了。究竟是你害他，非是他累你。不可因令郎得了便宜，倒说风流的是，道学的不是，把是非曲直颠倒过来，使人喜风流而恶道学，坏先辈之典型。取酒过来，罚你三巨觥，以服贵连襟之心，然后坐席。”观察道：“讲得有理，受罚无辞。”一连饮了三杯，就作揖赔个不是，方才就席饮酒，尽欢而散。

从此以后，两家释了芥蒂，相好如初。过到后来，依旧把两院并为一宅，就将两座水阁做了金屋，以贮两位阿娇，题曰“合影楼”，以成其志。不但拆去墙垣，掘开泥土，等两位佳人互相盼望，又架起一座飞桥，以便珍生之来往，使牛郎织女无天河银汉之隔。后来珍生联登二榜，入了词林，位到

侍讲之职。

这段逸事出在胡氏《笔谈》，但系抄本，不曾刊板行世，所以见者甚少。如今编做小说，还不能取信于人，只说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楼阁也。